

探寻历史深处草根社会的
扭曲与放纵

网络作家西门继

《你说你哪儿都敏感》之后
对自己的又一次全面突破与超越

骚 戏

西门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探寻
历史深处草根社会的
扭曲与放纵
网络作家
西门
继《你说你哪儿都敏感》
之后
对自己的
又一次全面突破
与超越

骚 戏



西
门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骚戏/西门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7

ISBN 7-5354-2533-X

I. 骚…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930 号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刘惠玲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中光实业公司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62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我不希望被误读（代序）

关于《骚戏》的对话

在此之前，细读过西门的两部长篇小说《你说你哪儿都敏感》和《谁的莲衣》。无论前者对现实张扬、躁气的讲述，还是后者对历史香艳、凄婉的描摹，都让人觉得这位作家是个煽情高手。尽管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风，但当我看过《北京青年周刊》对他的专访，除了对他的关注与好奇，又多了一份担忧。

那篇文章说西门一直尝试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写作，理由是每个故事所需要的讲述状态迥异。我疑惑一个作家对这样的“尝试”不会持续多久，变化程度也不会天翻地覆，直到有一天看到《骚戏》的书稿，那份疑惑才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震撼和激动。

的确，如果《你说你哪儿都敏感》是“网络”和“传统”文学的互补，《谁的莲衣》是戏剧和散文诗的交融，那么《骚戏》则已完全沉浸或脱胎于“传统文学”的凝重，深沉、大器又与众不同，堪称近年来少见的精锐、扛鼎之作。

考虑到本作品的价值，及其中性、暴力等描写所可能引起的争议，编者特邀请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的学者、青年评论家叶立文博士、石耿立副教授就本作品与作者西门进行了一次对话。

立文：《骚戏》是一部关于传统文化的严肃作品，总体展现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艺人之间的情感、矛盾以及和整个社会的冲突，他们的生存状态彰显着一群挚爱艺术的人的执著与艰辛，书中的故事给我的震撼在于了解和探知了一种艺术流传下来的那个血腥和扭曲的过程，从而给“热爱”这种行为背负上更沉重的内容。但《骚戏》局部的情节时时与“性”有关，或者说赤裸、大胆地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甚至把“性”作为联结人物关系的“纽扣”。这种观念用在写作当中是你的初衷还是出于别的考虑？

西门：“性”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但它的敏感从某种角度说，是因为我们的坦率程度和它在某时某地的出现或存在不合适宜。

当然，我并不是说《骚戏》中必须要有“性”的内容，也不敢自夸这部分内容在书中的合乎情理。事实上，“性”与“民间艺术”隔海相望，但那些民间艺人——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和携带者，在书中描写的那个时代或者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就活在“性”的图圈之中，没有人能够逃离。他们刚刚脱离土地与劳作，这种专业化的半职业化身份，具有和普通农民不同的心态，他们的行为也具有特殊性。我之所以用“图圈”这个词，旨在说明民间艺人生活中对“性”的使用，远比普通农民复杂得多，而且又总能在“性”上找到契合点和支撑。

我这种说法很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歧义，误认为这群人属于淫乱和下流之徒。实际上，我在研究他们的生存状态时发现，影响他们行为、思想和命运的，除了赖以生存的戏剧，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肉体对“性”的掠夺、纠缠和病态的给予，并由此形成了书中若干对畸形的人物关系。作为一部剖析他们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

“性”的内容也就不可避免。

一代名伶花五魁受人敬仰，他偶尔对翠蛾的“侵略”只为冲淡、销毁杀人后的恐惧，而翠蛾对他的接受却屈辱又无悔地圆着少女时代的梦；父母早丧的白玉莲哭着把身体交给师弟芒种，除了解脱丈夫王秉汉的折磨带来的痛苦，更重要的是期望通过性事和师弟建立一种比亲姐弟还深厚的血缘关系，从中得到慰藉。而同样孤儿出身的芒种在她身上找到亲人的温暖之后，顺便弥补了妻子花瓣儿不能与之交合的失落；李红儿在得到“性”后，被“性”所累，用仇恨延续着残生；王秉汉在白玉莲的注视之下和买来的一位少女苟合，除了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更注重惩罚和报复她的背叛，但他绝想不到这个行为恰好替那位贫穷的少女找到了“归宿”，也帮助白玉莲消除了心中对他的某些愧疚。

这些由“性”引发的特殊关系的存在，矛盾双方都能得到极为妥帖的平衡。而花瓣儿作为书中的女主人公，由于“石女”的身体缺陷，尽管在无知和热情下一次次奉献身体，却始终得不到丈夫的回应，这是书中惟一失衡的矛盾，所以她的命运也越发惨烈，像一支没有被阻截的箭，冲刺到了小说的最后。

耿立：《骚戏》坦率地描写了你的故乡，我觉得这是一种还原，那种虚化的对故乡廉价的文字消失了，从而成为一种草根社会特有的，没有文人趣味扭曲的朴野纯正的东西。实际上也只有写出草根社会的驳杂、轻重、生死、善恶，酒徒与放荡，狡诈和斗狠轻死，剥去以前对故乡贴上的标签，把那些在性的奴役下的扭曲与放纵，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愕与坦然，和暴力的血泪中一个个活的灵魂镌刻出来，才能用文字为一段过往的时空雕塑。比如书中写出的是大家心里荒芜中的性，这一点是独到和有眼光的。那里的男男女女不是把情感作为心灵的温慰。在草根社会里，那样可能太奢侈，大家心灵荒芜得已经没有头脑和心灵的东西，只是在彼此身体的相悦与肉体的碰撞中求得瞬间的、高峰的、美妙的、死一样的快感。

西门：不错。探寻一个民间艺术的发展，必须探知这些艺人的真实生活，这种生活无论多么悲壮、多么充满不和谐的成分，却丝毫不影响我们后人对他们创造的艺术的敬重。只说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只说我们对他们的热爱远远不够。

《骚戏》无意去写一个民间艺术种类的兴衰，更不侧重于被那个社会压榨的血泪历史，而是揭示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传承和发展艺术时的情感、生活的真实境遇，他们被后人称赞为“热爱艺术”和“追求”的实质，从某种角度看是赖以活下去的动力和生计。他们因为有了戏剧，有了更宽阔的生活空间，从而使生活、情感更加难以自持和驾驭。这不是职业的悲剧，是他们在自身的尊严、行为、罪恶、压力面前的反抗和颠覆，也正由于“草根社会”的草根性，他们在那个无序的法律、道德混乱年代，变得更肆虐和更自觉一些。

立文：花瓣儿因为美貌，一次次被人掠取，从地痞到官场、到师兄到土匪，但被世人嘲弄的她偏偏是一个石女。女主人是个“石女”，这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根本看不到，为什么把她写成残缺状态？

西门：作家往往在写作时寻找一个视角并通过它展现故事，当我有一天突然想到“石女”这个词，居然惊叹出一身冷汗。我并不担心有读者会责骂我污辱妇女形象，而是她的残缺状态、无知与我对要写的那群人关于身体、“性”的探寻、好奇如出一辙。她在故事中的行为和我的写作行为相同，都在探究未知的秘密。曾有一度，我将花瓣儿视为创作的同谋，让她寻找“真女人”尊严的过程，恰好和我书中寻找、展开他们生活真相的速度、节奏同步。这种合谋不仅解放了写作时的孤单，也在冷静描写惨烈与肆虐的场景时，作品内外多了一种柔软和呻吟。

耿立：草根社会生存状况最真实的场景，就是无边的暴力，而暴力的一种所谓公开方式是酷刑。在当代文学上，莫言和余华的文字与暴力往往同构，余华的《一九八六》曾写一个疯子用锯子

锯掉鼻子，而莫言的《檀香刑》描写了国家的暴力，通过凌迟、腰斩、檀香刑威吓治下的草民，印象深的是里面有一段对妓女的行刑的叙述。《骚戏》对行刑的描写也是书中最出彩之处。花五魁唱了一辈子秧歌，最后唱到刑场上。他演戏别人是看客，他被处死别人也是看客，他被处死的时候还演戏，人们焉得不看？虽然现代的枪毙人少了许多的观赏性，但人们还是把它当成一种过节似的盛典。单从暴力而言，你认为《骚戏》在意境上可以和《檀香刑》对读吗？

西门：2000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对岸》，可以看做《骚戏》的雏形，在《对岸》中关于纯粹暴力的描述更直接和严重，本书中对暴力已有了另一种认识和诠释。

我不便评价他人的作品，但《骚戏》中关于暴力的描述，和以往文学作品中阶级之间的压迫、专政、个体生命与个体生命之间的斩杀与残暴，或者尽情展示被斩杀的过程有所区别。我宁愿把《骚戏》中的暴力分为两种层面，首先是现实社会给予各个人物的肉体和精神压迫的“大暴力”，其次是人物之间的冷漠、疏远、仇杀、歼灭、陷害。它表现在对“性”的掠夺，对尊严的捉弄，对一个生命自信心的毁灭。

“大暴力”和“小暴力”的双重威胁，造成了每个人物的行为失控，反映在心理上自然是畸形的。男人们或是用性暂时冲淡杀人的恐慌，或是用性洗刷自己的耻辱，或是用性验证自己对女人肉体的感知。这些有着掠夺意味的举止，主动性的 sizes 和悲哀成正比，是在“大暴力”逼迫下的、变态的“发泄”、“释放”和“反抗”。

与男人相比，书中的女人则以“偷情”的形式承受并和他们对应着关系，从而寻找“身体的幸福”。秀池、翠蛾、白玉莲都有偷情的经历，但又各自不同：秀池的滑稽而畅快淋漓，白玉莲的真诚而悲壮，翠蛾的屈辱而无怨无悔。花瓣儿显然没有“偷情”的勇气，但却经历了一次残酷命运下的选择和诱惑。她虽没有用

“偷情”寻找“身体的幸福”，但却用“性的承诺”力图摆脱灾难。

人们把性作为一种在生存中改变命运和得到平衡的手段，所以几乎每一对人物关系都是畸形和错位的。但它们有着自己生存的道理和彼此相互依赖的默契。

实际上，作品也没有将视点最终放在“小暴力”的过程描述中，而是循着这些过程找到了它们的终点和成因。所谓终点是某个人物在书中的消失方式，而成因则是他命运轨道的必由之路。

立文：《骚戏》的特点是由若干大小不同的偶然事件，发展和相互牵制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而你在创作长篇小说时从来不提前准备故事大纲，这种即兴式的写作会不会决定作品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偶然”性？具体写作中如何处理这些偶然事件？

西门：有没有故事大纲只是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习惯不同，即兴式的写作或许更有助于灵感的诞生，实际上进入职业写作的状态以后，灵感有时会显得并不重要。

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正在经历着的时间之后任何一分钟内发生的事情都不可知。只是等某些事件有了结果，人们才从中理顺出一些偶然、必然和推波助澜的因素。我之所以不先写故事大纲，目的是想尝试把文学作品引入原生态的模式。我不习惯先找到某件事的结果和原因，然后再给它发展下去的情节和动力，从而使作品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皮球。这是电视剧的创作作风。

说到人物命运，尽管我们分开谈了“草根性”和“暴力”，实际上命运和它们密不可分，甚至分不出前后左右，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混沌。

特殊的“草根性”决定着他们施展“暴力”的心态与方式，而这个过程正是交付给命运去发展的轨迹。他们的命运实质上是对相互之间“暴力”的授予、认领和归属，这都不是他们最初想要的，但不得不做，所以有了大小不同的悲剧。

说到偶然，我宁肯把它视作小说中某些事件的突然出现，但它绝对有着与后面的故事产生影响的必然。

翠蛾的前夫半夜突然送来一袋洋钱，这个情节当初只是为了加重她和花五魁第一次整夜同眠的紧张、慌乱氛围。因为灵机一动的写作，这件事很可能被忘记，事实上这袋洋钱在以后的故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甚至危及到花五魁的生命和名声。翠蛾用洋钱买来好茶叶，身患疟疾的花五魁喝到通身大汗后中风迷失了心性。花五魁临死前嘱咐女儿重振秧歌班，翠蛾情急中呼喊自己有钱，本意是让花五魁放心，无意间却暴露了两人隐秘的私情，一代名伶的声誉毁于一旦。也正由于那声喊叫，钱又被人从家中偷走。

立文：《骚戏》的发生地在他的故乡定州，这是不是说那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具有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另外，这部作品的最终目的是诠释一种民间文化和一批民间艺人的命运，你怎么理解他们骨子里对秧歌的热爱，或者两者之间的关系？

西门：这个问题简单却很难回答。当初构思的时候有若干个不同的想法，其一就是最好把它写到除了秧歌艺人能发生这些故事，其他人绝不会有。我甚至试图从戏文中寻找对他们行为和思想的影响以达到目的。毕竟定州是个历史文化名城，毕竟热爱她才去写作。最后我没有这样做，这不是文字水平的原因，而是从作品本身所具备的宽泛共性考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探究艺人和民间艺术关系时，对于那份“热爱”的考证，让我背离了当初的一些初衷。但我依然最大努力地在书中描述着故乡和秧歌，旨在让读者熟悉某个时代的历史特征，因为那是主人公在书中活动的舞台。

我觉得作家应该比别人更热爱故乡，也比别人更清醒。

《骚戏》中许多艺人唱秧歌只是谋生，只有花五魁和花瓣儿这对父女对秧歌有着奇特的感情。作为班主，花五魁的“热爱”体现着一种责任，所以临死前能够忘记愤恨，央求行刑官暂缓下令，以便把刚整理好的一出戏传给芒种。花瓣儿出生于戏剧之家，她毫无疑问地认为唱秧歌就是本色的生活，但当生命受到威胁时，

不得不痛苦地选择京戏和离开故地。父亲的死亡和振兴秧歌班的愿望，使她能够放弃对女人尊严的寻找，能够将“石女”的缺陷置之不顾，超脱地学完了圣戏《安儿送米》，从而也把生命放逐到了忘我的境界。

立文：《骚戏》的语言给人以新奇的欣喜，它往往在典雅与直白、忧郁与火爆、柔软与野性的冲撞中滑行，而其中大量俗语动词的运用，又加快了事件和情节的张力与紧迫性。面对这样的文风和它所描述的时代特征，有时不得不让人猜测作者的阅历和年龄。如果让你现在评价《骚戏》，人物和语言哪一个更满意？

西门：对语言的评价不是作者本人的事。我只是庆幸在即兴写作的过程中，仍能比较沉稳地把握每一个人物的命运走向。芒种从抛弃花瓣儿到为救她而死亡；花五魁因酒后乱性到被亲生的痴呆儿子杀死；花瓣儿因美貌被土匪抢走，在生命和贞操受到最大威胁的时候，却依靠一把要杀死她的匕首使“石女”的缺陷化为乌有。书中很多人物的分量并不重，我只是强调了他们的精彩程度。

说到满意，我并不指《骚戏》想拥有一些文学品位，只是它根据我的创作初衷来看，表达了我想要表达的思想甚至更多。而不满意的地方，除了应该更广阔地展现时代背景外，有些人物的处理也偏于残酷，我也一直在自责。比如花瓣儿。有一次我对朋友说，作家在纸上用文字杀人的罪孽太多，而我仅为了一部小说的创作，非常不道德地糟蹋了一个女子无辜的青春。

目 录

1 我不希望被误读（代序）

青年评论家叶立文博士、石耿立副教授与作者的一次对话。

1 第一章

哪里凭空窜出这么多的蚊子？难道两千年前的“聚蚊成雷”是个咒语？

芒种不信邪，但觉得这座城池有麻烦。

想想花瓣儿好看的脸蛋儿，想想她身上喷喷的香味，想想她葱儿一样样细白的手指和胸前那两坨还没让他摸过的酒酒，芒种腔子里不由迸出一股怒气，小肚子一用力，一曲悲凉又荤黄的秧歌腔脱口而出。

18 第二章

芒种从花轿里出来，见白玉莲脸上也贴满了薄荷叶，还伸出一只嫩葱样样的手拦路要喜钱，不由一阵“嘻嘻”坏笑。他来前真忘了带，嬉皮笑脸往前凑的辰景，低头瞄了瞄白玉莲叉开的双腿，突然猫腰要往裆里钻。

41 第三章

花瓣儿不再说话，全身松软下来，抬胳膊把红肚兜反撩到脸上。

芒种心里狂喜，跪爬着让脊背把被子滑到

身后，借了龙凤蜡烛暖暖的光亮，看见花瓣儿那两坨圆里带尖的酒酒翘翘在白白的胸脯上，眼里险些滴下泪来。

63 第四章

芒种哪里经过这等偷偷摸摸的事？纵是天大的鳇胆也会慌张。他本想一轱辘爬起来穿上裤子，谁知女子早跳上炕来，按住他的肩膀，一屁股坐在他身子正当中。

81 第五章

细比起来，翠娥比李红儿还傻，更是一门心思讨他欢喜，可是，她图个啥哩？花五魁也晓得自己罪孽深重，因为他剁了李家五个人头，还一前一后日了李家两个女子，其中一个现如今还不知死活，他赚大法儿咧！

109 第六章

白玉莲泪如雨下，捂了芒种的头埋在自己温软的腹间，眼神水浸浸地迷乱起来，仿佛搂抱着的真是失散多年又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亲弟弟。她胸脯一鼓一鼓的，说不清伤心还是欢喜，只念想着把他已给的恩惠和她想给的亲情拧成一根绳绳，把两个人绑得紧紧的。

翠蛾胳膊上挎了两个包袱，歪歪趑趄走在街上，东边天上的景致猛让她想起那天河里的惨状。她忽然觉得越走离花五魁越远，备不住这辈子再也不能相见，仿佛有啥东西愣把他从她腔子里掏拽，不得不悲从中来。

芒种听到一声惊呼，猛然抬头，白玉莲衣衫褴褛、披头散发地站在十步远的地方，脸上的脂粉被泥土和汗水糊成面团团，活像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女鬼，不细辨根本认不出来。

最后溜进院的那道黑影，一直提着家什在窗下偷听，直到屋里有了下炕走路的声音，才慌忙兔子样地窜到南墙边。

芒种后悔得要死，恨自己在“小七寸”的攘子逼迫下成了出卖媳妇的孬种。虽然花瓣儿的身子有毛病，可她毕竟是个好闺女，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子。芒种心里念想着，如果花瓣儿躲过这一劫，他一定舍了命地跟她好，再也不胡思乱想。就算花五魁还不信他，就算他在定州没有扎锥之地，就算他走街串巷到处讨

饭，也要和花瓣儿安安生生过光景。

215 第十一章

花瓣儿不晓得芒种去了哪里，到都府营后街的秧歌班看过，窗户门子还用砖垒砌着，转身去白玉莲家，想讨个主意想想办法，两次院里都上着铁锁。她心里发毛，怕芒种真的一去不回，可是，凭她心里跟芒种的亲劲儿，她又觉得他不会那么狠心。别说是一块儿长大的哥哥妹妹，就单是几宿夫妻的情分，也不能说撇就撇得开哩！难道他光顾着生爹的气，连她的酒酒和肉身子都不待见咧？他那么心硬，那么绝？

237 第十二章

王秉汉轻唤几声，心里陡地涌上复仇的欲火，伸手将那半片衣襟撩开。他本想用手捂遮住那两坨酒酒，可是在上面只虚晃两下就往下一滑，直奔了她的小腹。

259 第十三章

在秀池的念想里，她不能在花五魁临死之前显出悲悲切切。花五魁是胡大套的兄弟，也是她的兄弟，胡大套咋着也是为救他死了，让兄弟看看这个嫂子的骨气，让定州人看看胡大套的媳妇，也不枉和义字为先的胡大套一个被

窝里睡了少半辈子。

280 第十四章

白玉莲设想过多少回和王秉汉再见面的景致，万没想到是眼前这副样样。她心里恨王秉汉，腔子里跟芒种亲近，因为总把他当成亲弟，并没琢磨过跟王秉汉的结局。如今，一个十七八的大闺女躺在炕上，再呆傻的人也晓得是咋明明白白的事体，她心里有种解脱的快意，也有稀里糊涂的失意，毕竟跟王秉汉有过一阵快活的日子，毕竟是原配的夫妻。

304 第十五章

屋里灯亮，林先生眼亮，花瓣儿的心里亮。渐渐地，她脑子里又烧起了快活的火苗子，好像真的看到自己红遍京城又回来重振花家班，一个不专心，拧身耍剑的辰景，歪趔着朝地上倒去。林先生手疾眼快，垫步上来抄住她的腰身。

323 第十六章

花瓣儿心里有愧，并不怨白玉莲告了自己，只是念想着人不应该突然变得翻脸成仇。人要不晓仇怨多好，啥也不会计较，啥也不会埋怨，甚至干脆不和芒种成亲，他们三个人就快快活活地每天在台上唱愿

意唱的大秧歌，一直唱到老得不能动弹，也比现在舒心。

341 第十七章

她把自己打傻了，把脸打得没了知觉，又打胸脯和肚子。她听着“通通”的声音，感到从未有过的解气，打着打着，两手软耷下来，腔子里一口甜腥腥的血汤子喷泻而出。

365 第十八章

傻子一步步逼过来，花瓣儿手里的攘子重如千斤，咋也抬不起胳膊，直到他的双手探过来碰到酒酒，她的手才缓缓往前伸。手慢攘子快，借了傻子向前扑的力道，攘子轻易刺进肚子。

392 第十九章

花瓣儿的鼻子里还有一丝活气。他狠了狠心，“刷”地将那把攘子拔出来。鲜血“忽”地蹿出，同时也从花瓣儿的腔子里揪扯出一声微弱的呻吟。

他的手抖得麻木，不晓得往哪儿搁放，愣怔片刻，终于晓得了它的去处，他眯着眼在大爷身上挑选，最后从脖子上飞掠而过。